

浅析贵州苗族堆绣图案的艺术特色

吕程程, 陈彬*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贵州苗族刺绣历史悠久,其工艺精致细腻,其中堆绣工艺最为复杂,然而堆绣与其他苗族刺绣工艺相比缺乏系统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苗族堆绣的起源,对苗族堆绣图案题材及其艺术特色进行归纳,探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背后的奥妙与精要,从而促进中国堆绣图案更好地发展和传承。

关键词: 贵州;苗族堆绣;堆绣图案;纹样结构;色彩艺术;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J 5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0)02-0173-05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Miao Pile Embroidery Patterns

LYU Chengcheng, CHEN Bin*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Guizhou Miao embroider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s craftsmanship is delicate and exquisite. The pile embroidery process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Miao embroidery processes, pile embroidery lacks systematic resear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origin of the Miao pile embroidery pattern was analyzed, the subject matter of Miao pile embroidery pattern and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mystery and essence behind the traditional crafts of ethnic minorities were explored, so a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pile embroidery pattern.

Key words: Guizhou, Miao pile embroidery, pile embroidery pattern, pattern structure, color art, cultural implication

贵州苗族堆绣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堆绣,也称“三角堆绣”“叠绣”或“叠布绣”,此处专指贵州苗族特有的手工装饰工艺,指通过将上过浆的轻薄丝绫面料裁剪折叠成极精细的三角形或方形,层层堆叠于底布之上,边堆边用针线固定,组合成矩形的饰片^[1]。通过堆绣形成的图案通常绣缝于女性服装胸前或后颈部正中间,偶尔也会出现在部分上衣的肩部及袖子处。由于堆绣的折叠方法、图案配色以及排列方式的不同,所呈现出的效果也纷繁多样。堆绣图案装饰的尺寸一般只有几厘米,其层层叠叠的尖角细密规律地排列,苗族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蚕丝的尊重。贵州苗族堆

绣图案是一种带有较强个人观念的艺术形式,传递了苗族民众生活态度和艺术心理,同时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苗族服饰艺术文化^[2]。

目前的文献资料对堆绣图案的研究较少,对其美学和人文价值方面更是缺乏深层次的探究。在知网搜索“苗族堆绣”等关键词,截止2019年6月24日,相关文献仅有12篇。文中通过分析苗族堆绣的起源和风格特点,并对堆绣图案及其艺术特色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更好地探寻、传播苗族堆绣文化。

1 贵州苗族服饰与苗族堆绣

1.1 苗族服饰

不同地区的苗族受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影

收稿日期:2019-06-26; 修订日期:2020-01-08。

作者简介:吕程程(1996—),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陈彬(1965—),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理论与实践。Email:cbdonghua@163.com

响,其服饰造型各有特点,不同款式的服饰是区分苗族各个支系的重要识别符号之一。贵州是苗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其文化特征较为集中。文中主要以贵州苗族服饰为例进行研究,贵州苗族服饰因款式新颖、配饰丰富而闻名于世。男子服装以短款居多,辅以大襟和长衫;女子服装多以上衣和下裙相搭配,且有着较多的纹样装饰。

贵州苗族男女服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银饰和刺绣是诠释贵州苗族服饰装饰性的两个最主要因素。银饰是服装外在的装饰,而服装则是刺绣的载体,堆绣即是常用刺绣手法之一。

1.2 苗族堆绣的起源

苗族堆绣的起源在民间有多种说法,目前有两种被广泛认同。一种是源自于苗族刺绣图案边缘的三角形图案装饰,民间称它为“狗牙瓣”,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形成了现在精美绝伦的堆花绣;另一种说法是苗族人民珍惜万事万物,认为世间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理由,他们以一种“惜物”的心态去缝制服装^[3],如利用碎布料拼接服装,后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堆绣刺绣手法。

早期贵州苗族服装上的装饰都会采用堆绣的刺绣手法进行缝制,现在,堆绣在服装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常被用在服装的肩部、袖口、领部和门襟等部位,起装饰作用。另外,堆绣工艺常与打籽绣、缠线绣、两针绣、破线绣等刺绣手法同时使用,使服装装饰效果更加丰富^[4]。除了在服装上进行刺绣装饰外,堆绣还用于儿童的背扇和头饰中。

2 贵州苗族堆绣图案的题材

贵州苗族服饰中的堆绣图案丰富多样,包含了具象、抽象及历史等题材,这些图案不仅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而且直观地表达了本民族人民的审美。

2.1 具象题材

具象题材是民间艺术最为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苗族堆绣中的具象图案并非直接照搬实物形式,而是一种相对写实的形态,是经过概括处理的图案形式,既不失客观物体的形象,又显得生动活泼^[5],常见的具象题材有动物和植物。

2.1.1 动物图案 贵州苗族堆绣中常见的动物图案有鸟、鱼、龙、凤、蝴蝶、麒麟、虎、蝙蝠、龟等,其造型简洁又具有特色。其中龙纹在苗族堆绣图案中较为典型,在中国古代龙纹是皇家专用刺绣图案,以彰显皇家贵族的威严。但在苗族刺绣中,龙纹经过苗族妇女加工后与传统皇室龙纹图案相比,多了

一份亲切,少了一份威严,体现了苗族人民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6]。另外,龙纹也可以与其他动物纹样相结合进行装饰。

苗族人民对飞鸟十分崇拜,早年苗族人民遇到危险时,飞鸟可以起到传递消息的作用,因此,贵州苗族堆绣中也经常出现飞鸟图案。在苗族妇女充满智慧的诠释下,飞鸟图案被演绎成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造型。

2.1.2 植物图案 苗族服饰堆绣中的植物图案主要有鸡冠花、旅莱花、折枝花、菊花、葫芦、荷花、石榴花、向日葵等。堆绣图案中植物图案多为辅助性装饰图案,常与其他纹样相结合进行装饰。

2.2 抽象题材

几何图案是苗族传统堆绣服饰中典型的抽象图案,主要由点、线、面组合而成,这些抽象的几何图案记录着苗族传统的经济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常见的几何图案有涡旋纹、万字纹、八角纹、星辰纹、回形纹、太阳纹、井字纹等。几何图案除了装饰作用外,还隐含了一定的寓意。例如星辰纹和万字纹,苗族人民信奉“万物有灵”,星辰纹充分体现了苗族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而不封口的万字纹则代表了无穷无尽的富贵与长寿。

另外,在抽象图案中八角图案也较有特色,它是在事先规定好的方形框架中加入三角形,且把三角形的三个角尖向内进行有序排列组合,并一层一层地向外延伸。八角图案中的8个角代表了8个不同方位(即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同时也代表了两分两至(即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展现了苗族人民的智慧^[7]。同时,八角图案中不同颜色的三角形也有着丰富的含义。红色代表“平安外出”,绿色代表“平安归来”,寄托了苗族人民对于家人平安的希冀。另外,白色代表“白金”,黄色代表“黄金”,也体现出苗族人民希望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除此之外,采用三角形堆叠出的造型又像是在大丰收时粮食堆满了粮仓,有着富贵吉祥之意。

2.3 历史题材

苗族历史可追溯至5 000多年前,最早为黄河中下游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后因部落纷争,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从而引发了战争,迫使历史上苗族人民大规模、远距离、长时期向南迁徙,大部分集中在贵州西南边陲等地区^[8]。在迁徙过程中,苗族人民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而是通过堆绣图案记录历史,这一习惯一直保留至今。苗族妇女把在逃亡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沿途风景等作为刺绣图案素材,以此表达她们对自然

生命的崇敬之情。环境的艰难虽然阻碍了苗族的发展,但是却磨练了苗族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3 苗族堆绣图案的艺术特色

3.1 结构艺术

3.1.1 独立式纹样结构 独立式纹样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图案出现在服装上,也可以将单独纹样重复排列并加以组合变化,使图案效果变化多样^[9]。在苗族堆绣艺术中,独立式纹样结构多用于鱼纹和飞鸟纹,这种结构的表达可以使图案更加灵动活泼,生机盎然。独立式纹样结构可划分为平衡式和对称式两大构成形式,在刺绣时可以同时采用几种不同的刺绣手法加以表达,使图案整体视觉效果更加丰富。

平衡式主要以画面中轴线为中心,以把握图案整体效果,且中轴线两侧图案遵循等量不等形的构成形式。对折形、S形、交叉形、放射形等都是常见的平衡式图案构成手法,龙凤纹、鱼纹、鸟纹等多采用此方法构图。平衡式图案给人以饱满之感,在图案左右两侧的平衡下演绎出不同的图案边缘轮廓,为图案整体效果增添色彩。

对称式是指以画面中心线为对称轴,上下、左右两侧的图形轮廓、构造和形态都对称相等的构成形式。由于苗族堆绣都是手工制作,从而导致图案不能完全对称,但是这并不影响堆绣的美观性,反而手工堆绣在统一中又带有一定的变化,既表现出堆绣的对称美,又展现出些许灵动的细节,引人入胜。

3.1.2 向心式纹样结构 向心式纹样是以事先设计好的矩形中心为原点,采用层层堆叠的设计手法形成四周放射状的艺术形态,构成中心较薄,越往四周越厚的图案形式。这种构成手法使得图案更加抽象深刻,在层层叠叠的对比累积中展现刺绣的韵律性和精密性。同时,也可在矩形底布中心加入其他刺绣纹样进行装饰,以丰富画面效果。

堆绣图案以二维平面表现形式展示出了多维空间的立体效果,带给观者全新的艺术视觉感受,整体纹样平稳又不乏生动,为苗族刺绣作品注入了新的能量。此外,不同的绣娘对同一刺绣图案的诠释是不同的,这种主观唯我的心理认知融合客观现实的艺术创作手法,丰富了堆绣的创作。

3.1.3 适合纹样结构 适合纹样指适合某类外形纹样的组织形式,有均衡式、平衡式、多层式等^[10]。基本图案均被限制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装饰效果,展现了整体与统一的艺术特征。由于适合纹样的整体性特点,常被用在面积较大、较为醒目的位置,以吸引观者目光。

3.1.4 留白的艺术手法 苗族堆绣图案表现形式大多以铺满式为主,大面积的图案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牢牢抓住人们的眼球,使观者目不暇接。在处理铺满式图案与背景相交处时,常采用留白的艺术设计手法,即在单独纹样的边缘运用白线勾勒,通过绣线颜色和绣线粗细的对比突出主体纹样,同时白色绣线的加入为堆绣整体画面增添了灵动感和空间感,使得堆绣图案更加立体。

3.2 色彩艺术

3.2.1 苗族女子的年龄与堆绣色彩变化 苗族服饰色彩绚丽,对比强烈,显露出苗族人的朴实和热情,而苗族服饰中的堆绣图案色彩也变化多样。苗族年轻女性堆绣色彩搭配如图1所示^[11]。苗族年轻女性服装后领的堆绣图案以红色为主,并加以黄色、白色等进行细节点缀,具有喜庆、吉祥之意,同时,红色也蕴含了驱灾辟邪的意思。苗族中年妇女堆绣色彩搭配如图2所示^[11]。苗族中年妇女的穿着搭配趋向成熟稳重,堆绣颜色多为蓝色,并搭配紫色、黑色等,同时点缀少许跳跃色形成色彩冷暖对比。苗族老年女性堆绣色彩搭配如图3所示^[11]。苗族老年女性在堆绣色彩搭配上,几乎摒弃了所有亮色的点缀,以深蓝色为主,颜色更加深沉。



图1 苗族年轻女性堆绣色彩搭配

Fig.1 Miao young women pile embroidery color collocation



图2 苗族中年妇女堆绣色彩搭配

Fig.2 Miao middle-aged women pile embroidery color collocation



图3 苗族老年女性堆绣色彩搭配

Fig. 3 Miao elderly women pile embroidery color collocation

3.2.2 色彩的对比与统一 纵观苗族堆绣图案,对比与统一的关系表现尤为突出。就色彩的统一而言,面积调和常作为平衡色彩的一种有效方式^[12]。通过增大主体基调色的面积,减少对比色或互补色的面积来把握整体堆绣作品的色彩方向。蓝色调堆绣图案如图4所示^[13]。图4中的堆绣图案以蓝色为主色调,红色为辅色并加以变化,同时点缀少许黄色和白色进行提亮修饰,使得整体图案色彩搭配古朴自然。



图4 蓝色调堆绣图案

Fig. 4 Blue pile embroidery pattern

苗族堆绣色彩的对比,明度上,可以采用中低明度的色彩为主色调,高明度色彩进行点缀;纯度上,可以采用高纯度颜色对堆绣图案进行画龙点睛;色相上,增加互补色与对比色的使用,增强色彩的对比。

3.3 文化艺术

3.3.1 生活情趣的展现 在堆绣图案的设计制作中,苗族不仅采用了具象的表达方式,还使用了象征的表达手法。苗族把存在于自然秩序中的各种形态进行分解、加工,重构出适合自己需要的艺术秩序,设计出一种理想化的装饰纹样^[14]。苗族堆绣图案取材于生活,人们通过夸张、简约、抽象等艺术手法创作出全新的几何形装饰纹样,以此来表达生活情趣。几何形纹样在苗族服饰中依据形状、大小、方向、轻重的区别和组织关系,构建出具有均衡、秩序、节奏、韵律的视觉美感,突出纹样语言艺术审美特征^[15],集中展现了苗族的风土人情。

3.3.2 美好愿景的展现 苗族人民勤劳勇敢,无论他们的经历如何,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停止。苗族堆绣图案中很多纹样都表达了苗族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之情。例如将鱼纹图案用于苗族服装堆绣中,表达了苗族人民求孕多子的美好愿望;同时鱼纹也经常被用在童帽上,表达了长辈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祝福。另外,飞鸟纹也是堆绣中较为常见的图案纹样之一,它被认为是男性生殖的象征,有孕育生命的含义。

3.3.3 神话色彩的展现 在苗族原始宗教观念中,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探索是堆绣图案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在生产生活中那些有着紧密联系却又无法运用当时的知识水平进行合理解释的现象,人们都将其归功于神灵所产生的一种“神奇能量”,其可以主导人们的一切。其中神话色彩浓郁的苗族堆绣图案“蝴蝶妈妈”最为著名。蝴蝶从枫木心孕育出来后,与“水泡”“游方”生下了12个蛋,孕育出虎、水牛、龙、蛇、蜈蚣、雷和姜央,姜央是苗族的祖先,也是“蝴蝶”始祖^[16]。在他们眼中蝴蝶既是他们最爱戴和尊敬的妈妈,也是氏族的文化符号,供奉她就可以保佑村寨安宁、子孙繁衍、五谷丰登。除此之外,“蝴”谐音“福”,寓意富裕和福气。

4 结语

综上所述,苗族堆绣图案凭借其独特的历史起源、引人入胜的纹样题材、极具艺术感的构成形式及绚丽的色彩搭配,展现了堆绣图案的独特韵味。在时代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民族的手工艺技术不应该被湮没在时代的浪潮中,而是需要在不断发展中融入新的设计元素,与时俱进,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传承。

参考文献:

- [1] 高燕. 贵州黔东南苗族堆绣艺术探究[J]. 丝绸, 2016, 53(3): 46-51.
GAO Yan.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rt of Miao barbola in southeast of Guizhou[J]. Journal of Silk, 2016, 53(3): 46-51. (in Chinese)
- [2] 王坤茜. 苗族服饰图案的符号观[J]. 名作欣赏, 2016(2): 75-77.
WANG Kunqian. The symbolic view of the Miao costume pattern[J]. Masterpieces Review, 2016(2): 75-77. (in Chinese)
- [3] 鸟丸知子. 一针一线: 贵州苗族手工艺[M]. 蒋玉秋, 译.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1: 71.
- [4] 杨芸涵. 黔东南地区苗族的图案研究及设计创新

- [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16.
- [5] 黄波. 基于当下审美取向的详细苗族刺绣图案创新应用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8.
- [6] 朱银娣. 施洞苗族服装刺绣图案研究与设计应用[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18.
- [7] 周科,崔露. 苗族传统服饰图案在现代针织男装中的创新设计[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74-76.
- ZHOU Ke, CUI Lu. Innovative design of Miao national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s in modern knitted men's wear [J]. Journal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31(3): 74-76. (in Chinese)
- [8] 刘忠. 苗族服饰图案中的认知与艺术传达[J].新西部(理论版),2015(11):31-32.
- LIU Zhong. Cognition and artistic communication in Miao costume patterns [J]. New West (Theoretical Edition), 2015 (11): 31-32. (in Chinese)
- [9] 肖艺. 浅谈苗族刺绣纹样的图案构成语言[J].戏剧之家,2017(4):184,197.
- XIAO Yi. On the pattern composition language of Miao nationality embroidery patterns [J]. Drama House, 2017 (4): 184,197. (in Chinese)
- [10] 张春娥,陈建辉,周莉. 贵州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J].毛纺科技,2018,46(7):44-48.
- ZHANG Chun'e, CHEN Jianhui, ZHOU Li. Decorative art of clothing patterns of Miao nationality in Shidong Guizhou [J]. Maof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46 (7): 44-48. (in Chinese)
- [11] 中华剪纸艺术[EB/OL]. (2018-01-27) [2019-05-18]. http://www.sohu.com/a/219257630_656756.
- [12] 杨永欣. 施洞苗族刺绣的色彩特征分析[J].现代装饰(理论),2014(10):150-151.
- YANG Yongxin. Analysis on the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Shidong Miao embroidery [J]. Modern Decoration (Theory), 2014(10): 150-151. (in Chinese)
- [13] 少数民族服饰[EB/OL]. (2015-05-02) [2019-05-18]. <http://huaban.com/pins/373305776/>.
- [14] 王令中. 视觉艺术心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10.
- [15] 谭华. 苗族服饰中装饰纹样的艺术表达与价值体现[J].美与时代,2017(8):117-119.
- TAN Hua.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value embodiment of decorative patterns in Miao costume [J]. Beauty and Times, 2017 (8): 117-119. (in Chinese)
- [16] 龙惠敏. 黔东南苗绣艺术语言探析[J].大众文艺,2016(21):59-60.
- LONG Huimin. 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Miao embroidery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J]. Popular Literature, 2016(21): 59-60.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张雪)

汉族民间衣裳的发展与革新——评《绣罗衣裳》

金晨怡

(温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汉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服饰作为民间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承载了民俗情感、民间艺术、工艺美术等艺术文化形式。不同于上层文化中严格按规章制度制作的官方服饰,民间服饰的创作更为灵活随意。

牛犁、崔荣荣著《绣罗衣裳》(2020年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一书详细介绍了从古至今的上衣下裳,展现出优秀的汉族民间文化,书中各类实物衣裳呈现出鲜活的民间衣裳史。书中对各品类古代汉族上衣下裳的时代背景与形制特点进行了总结。回顾历史,上衣下裳是由单纯质朴的原始人创造的,随着夏商周王朝等级制度与织造工艺的发展,封建礼教引导的上衣下裳服饰制度逐渐完善。如从先秦到明清,女性上襦下裙款式虽在时代因素影响下,有长短宽窄以及领袖等细节之处的适应性变化,但其基本形制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汉族人对自己民族服饰的自信与依赖。随着人们审美与实用需求的不断升级,服饰在传承过程中也不断地增添新内容,除自身发展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借鉴,如魏晋南北朝的裤褶与两裆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骑马打仗时所穿的服装形制与设计理念。

近代汉族民间衣裳是本书的重点,作者详细研究了近代汉族民间衣裳的造型、结构工艺、装饰及演变过程。由于

近代汉族民间女装相对于男装而言款式多变、色彩丰富、材料多样,因此书中以女装为研究对象,将上衣分为袄、褂、马甲等;下裳分为马面裙、凤尾裙、筒裙、合裆裤以及套裤等。对于每一种服饰品类,书中都以多款实物进行展示,并涵盖了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女性的衣裳选择,并且每件衣裳都有其独特之处。作者对于这些衣裳的解读极其细致,关于穿着场合、穿着时间、材料选择、装饰手法等都一一进行了说明,高度还原了近代民间的服饰面貌。

近代民间服饰的演变是一个由汉族传统到西化、现代化的进程,这是近代社会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后期又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的重大质变。书中重点分析了衣裳现代化趋势演变的原因,包括近代客观物质生产的现代化和主观意识的现代化;并指出将各种西方元素嫁接到传统汉服中去的方法,从而呈现出其西化演变过程,展现了汉族民间衣裳强大的包容性。

汉族民间衣裳的造型艺术百变,而其核心内涵却未曾改变,如今《绣罗衣裳》一书通过对遗存的衣裳进行研究试图还原千载衣裳文明,使人们看到古人衣裳的造物思想、审美观念以及技术手段,也为当今服装文化研究与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张雪)